

摹寫草原民族性格的遼瓷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大體而言，遼瓷在製作工藝和造型紋飾方面，均受到唐代遺風及同時期五代、北宋先進製瓷技術的影響，經過吸收轉化後，呈現出特有的強悍草原民族性格。

從中國戲曲、小說中膾炙人口的抗遼英雄楊家將，到近代家喻戶曉的金庸武俠小說，這些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也許並非真實歷史，但故事內容的時空背景，卻多喜擺在十世紀以後，中國北宋政權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激烈爭鬥上。雄據中國北方達兩百多年，由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帝國，一直是令北宋臣民頭痛的北疆大患。在西元十二世紀以後，



河北宣化出土遼晚期M2號墓室壁畫

契丹為金朝所滅，從此我們對契丹人的了解，也只能自歷史文獻中挖掘。但隨著半世紀以來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於遼代物質文明，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其中遼代陶瓷所展現的民族特色，可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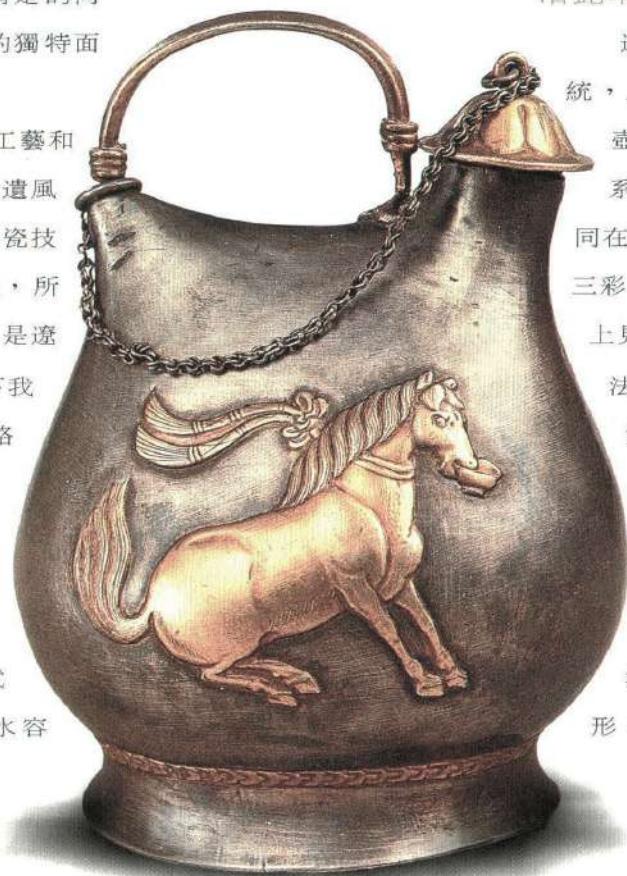
份。唐代滅亡以後，各地藩鎮自立為王，展開歷史上政局群雄紛立的五代十國時期。原本是東胡民族之一，興起於今日內蒙古西拉木倫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便是在此時期逐漸壯大。遼太祖耶律阿保機（916～926A.D.）時，建都上京臨潢府（今日內蒙古巴林左旗），東滅渤海國，到了遼太宗耶律德光（927～947）時，遼國已是北至前蘇聯貝加爾湖，南達京津地區的超級大國。

大型城市在北方草原地區相繼崛起，相對的，農牧、經濟和陶瓷手工業的日趨興盛，自是不在話下。考古工作者在當時遼五京各府地區（即今日的內蒙古東林、東北遼陽、北京、大同等地）皆發現了窯址。此外，在遼代墓葬中亦發現為數不少的陶瓷精品。大量墓室壁畫中，描寫著墓主日常生活的實景。這些新的發現，清楚的向我們揭示了遼瓷造型和紋飾的獨特面貌。

一般來說，遼代陶瓷在製作工藝和造型紋飾上均受到來自於唐代遺風及同時期五代、北宋等先進製瓷技術的影響。但經過吸收轉化後，所呈現出的強悍草原民族性格，是遼瓷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以下我們分別介紹幾種極具契丹風格的作品：

具遊牧風情的皮囊壺：

因其壺頂部繫孔處類似雞冠，故又稱為雞冠壺，造型模仿遊牧民族傳統所使用的各式皮囊容器，而這樣的皮製盛水容器，除了陶瓷製品外，尚有木製及金屬製品。早期的雞冠壺造型圓扁，尚保有唐代以來的特色，同時器身有模仿皮條縫合的裝飾。到了遼中期以後，器身逐漸拉長，器身裝飾手法增加，線刻或模印貼塑的捲草文樣極為普遍。此外，器身上部除了繫孔式提



唐 舞馬銜杯盞金銀壺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把外，橫樑式提把亦相當流行。

雍容華貴的鳳首瓶：

鳳首瓶在唐代陶瓷中極為常見，到了遼代則器形更為細瘦修長，鳳首曲喙銜珠、花式杯口，像這樣的產品，在遼寧地區北票和朝陽的遼代墓葬中都有發現，這兩座墓的年代大約是遼代中期左右。

冶艷率真的遼三彩：

遼代繼承了唐代低溫三彩釉的傳統，上述以褐彩或綠彩裝飾的皮囊壺和鳳首壺，大多為低溫三彩釉系，而遼三彩和唐三彩最大的不同在於二者施釉技法的差異。在唐三彩作品中，經常可在陶俑或瓶罐上見到多種彩釉隨意潑灑的裝飾手法，而遼三彩則將彩釉侷限在裝飾紋樣中。同時，裝飾多種色調的遼三彩幾乎全是以碗、盤、碟、暖盤等盛食器為主。遼三彩的製作裝飾技法，以一件三彩印花牡丹蝶紋海棠盤為例，先以陶模壓製盤形，再貼塑壓印紋飾，並以不同發色劑的低溫三彩鉛釉點繪圖樣和盤緣，最後以支釘疊燒。一般我們皆會在這些點彩盤心發現無釉的支燒點痕，這種三足類似雞爪形的支釘，在北京門頭溝區的遼代窯址中發現不少（註一）。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基本上



圖六：遼三彩印花文盤
攝於內蒙古呼河浩特博物館



圖七：遼三彩印花牡丹蝶紋海棠盤
遼寧省新民縣巴圖營子遼墓出土



圖六：遼三彩印花紋盤
攝於內蒙古呼河浩特博物館



遼中晚期 綠彩捲草文皮囊壺
攝於內蒙古呼河浩特博物館



遼早期 白釉皮囊壺



遼中期 綠釉鳳首瓶
遼寧北票水泉一號墓出土

中國的低溫釉系，大多以鉛PbO作為釉藥中主要的媒熔劑，而古陶瓷研究者在北京龍泉務遼窯中採集的低溫琉璃建材，經過檢測分析，發現其中有氧化硼B₂O₃含量極高，而鉛PbO含量極少的標本，這種含鹼鈣硼硅酸鹽釉，是以前所未發現的（註二）。

花瓣凝香的長頸瓶：

遼代盤口長頸瓶的盤口有大有小，部份以注壺和穿帶壺的形式出現。加拿大多倫多所收藏的一件遼白磁水注，頸部飾以雙圈弦紋，其盤口部分以五瓣花口的形式出現，十分特別。至於盤口穿帶壺出現的時間更早，晚唐以後就已經出現於內蒙古地區。

瑩潤無瑕的遼白瓷

遼代陶瓷手工業受五代、北宋時期的定窯和磁州窯系影響極大，《遼史》中多次記載了契丹統治階級對山西、河北地區技術工匠的擄掠，當時



晚唐—遼初 褐釉寶相花紋盤口穿帶壺
攝於內蒙古呼河浩特博物館



遼早期 白瓷盤口穿帶瓶
內蒙古赤峰市耶律羽之墓出土

文人胡嶠回憶起他在遼上京臨潢府所見的狀況，有很多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匠，皆是晉、冀遷徙而來的漢人。遼白瓷的生產，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胎色潔白、釉色瑩潤的高級製品，如內蒙赤峰發現的耶律羽之墓所出土的盤口穿帶瓶即為代表作品，其年代大約為十世紀中期左右。另一種遼白瓷為胎土含鐵量較高的雜色胎，乃仿用磁州窯施以白色化妝土後，再上透明釉入窯燒製。遼白瓷在當時的生產量極大，無論是墓葬或窯址都留下了大量的實物，供後人研究。[CA]

註釋

註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魯琪，
<北京門頭溝區龍泉務窯發現遼代瓷
窯>，《文物》，1978.5，頁28-29。

註二：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
<北京遼代琉璃器中的硼釉>，
《1989年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
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1992.1，頁290-296。



遼早期 白釉點彩皮囊壺
Victoria Albert Museum, London藏